

新義錄

詩

詞

第

伍

貳冊



90579

新義錄卷六十目錄

詩類一

樂記舜歌南風之詩與解慍阜財異義

柏梁臺詩之偽

河梁詩不始於蘇李

蘇李五言詩爲僞作之誤

古詩十九首有二

古詩十九首枚乘有八篇

回文詩不始於蘇蕙

新義錄

卷六一

目錄

謝康樂以文辭欺人

謝康樂詩多累句

池塘生春草非佳句之失

江文通雜體詩多拙句

杜少陵詩有累句

李太白用典之失

王維以詩欺人

張睢陽詩止存二篇

李鄴侯詩止存三篇



韓詩鄴侯家多書非指李泌

杜牧之無詆斥元白之說

李義山詩不皆縟麗

義山詩不皆寓言

西崑體非義山詩

香奩集非韓冬郎作

杜荀鶴春宮怨詩非鈔襲

寇萊公詩不類其人

張益公贈官妓詩之誤

新義錄

卷六十

目錄

石介慶歷聖德詩之失

蔡襄四賢一不肖詩之失

歐公忌梅堯臣詩出己上之誣

趙清獻公詩與其文不同

文潞公詩與其文不同

集句不始於王安石

秦少游詩爲靡曼之音而不盡然

米元章詩文不襲古人語

胡忠簡詠黎妓詩不足爲病

范石湖詩自爲一家

楊誠齋詩失粗豪而不盡然

陸劍南詩出江西派而能自闢一宗

元遺山詩文在金元之際爲大宗

虞伯生詩文爲元代大宗

楊仲宏詩在虞伯生上之非

虞伯生譏范德機詩過當

虞伯生譏揭曼碩詩過當

高季迪詩格爲年壽所限

新義錄

卷六十

目錄

三

李空同摹古之失

邊華泉詩不甚受後人排擊

康對山文過於詩

何大復與李空同兩不相下

徐昌穀論詩與李空同合

李滄溟爲後七子之冠

王弇州爲前後七子所不及

謝茂秦爲七子所詆而不足爲病

鍾譚論詩之謬

吳梅村古文不及詩詞

王漁洋詩定評

施王異同

朱王異同

王趙異同

張文端公為王漁洋傳卷

查初白古體詩出於陳后山元遺山之誤

李白蜀道難為房杜而作之誤

李白才盡

新義錄

卷六十

目錄

四

孟浩然詩失黏

杜詩使事之誤

王漁洋秋柳詩被議

吳穀人試帖詩被斥

論語述而不作二句為老彭詩

孟子普天之下四句為虞舜詩

杜甫贈李龜年詩可疑

駱賓王樓觀滄海日詩在未顯時

溫庭筠悔讀南華句異說 正氣歌有所本 終

新義錄卷六十

安徽太平縣孫璧文玉塘甫

一字玉堂

詩類一

樂記舜歌南風之詩與解愠阜財異義

經義雜記曰禮記樂記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  
 註南風長養之風也以言父母之長養己其詞未聞也  
 正義曰言己得父母生長如萬物得南風生也舜有孝  
 行故以此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教天下之孝也註  
 云其辭未得聞也者則非詩凱風之篇也熊氏以為凱  
 風非矣案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  
 弦之琴其詞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  
 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鄭云其辭未聞失其義也  
 今案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  
 不可取證正經故言未聞也又淮南子詮言云舜彈五  
 弦之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高註南風愷樂之風  
 案爾雅釋天及毛詩凱風傳皆云南風謂之凱風詩正  
 義引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  
 也蓋南之為言任也任養也能長養萬物則物皆凱樂

新義錄

卷六十

詩

一

或以爲長養之風或以爲凱樂之風鄭康成李巡高誘熊安等義並同據高註淮南亦有其義而亡其辭乃王肅增加家語以鄭爲失妄孰其焉正義以熊爲非當由誤會熊意爲卽指國風凱風篇也史記樂記集解引王肅曰南風者養民之詩也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民之愠兮蓋卽王肅禮記註旣作聖證論以難鄭遂自用其說也

按尸子雖不足據然攷樂記以歌南風下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下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則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與解愠阜財二語吻合並無父母長養語如註云云也

柏梁臺詩之僞

新義錄

卷六十

詩

二

日知錄曰漢武柏梁臺詩本出三秦記云是元封三年作而考之於史則多不符按史記及漢書孝景紀中六年夏四月梁王薨諸侯王表梁孝王武立三十五年薨孝景後元年共王買嗣七年薨建元五年平王襄嗣四十年薨文三王傳同又按孝武紀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是爲梁平王之二十二年而孝王之薨至此已二十九年又七年始爲元封三年又按平王襄元朔中以與太母爭樽公卿請廢爲庶人天子曰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入城梁餘尚有十城又按平王襄之

十年爲元朔二年來朝其三十六年爲太初四年來朝皆不當元封時又按百官公卿表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典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治粟內史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內史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凡此六官皆太初以後之名不應預書於元封之時又按孝新義錄

卷六十

詩

三

武帝紀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柏梁臺災夏五月正厯以正月爲歲首定官名則是柏梁旣災之後又半歲而始改官名而大司馬大將軍青則薨於元封之五年距此已二年矣反復考證無一合者蓋是後人擬作剽取武帝以來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輿駟馬之事以合之而不悟時代之乖舛也又曰按世家梁孝王二十九年表孝景前七年十月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闕下臣瓚曰天子副車駕駟馬此一時異數平王安得有此

詩紀匡謬曰此詩每句各註姓名然細考之頗多未核  
自大司馬至左馮翊皆按百官公卿表而爲之至太常  
曰周建德則元鼎五年已坐擅縣太樂令論矣大鴻臚  
曰壺充國按表充國以太初元年爲此官少府曰王温  
舒而温舒三年已徒右扶風曰李成信此時成信爲右  
內史參錯如此豈更可信比閱藝文類聚乃於本詩之  
上各署作者首句有皇帝曰三字次句有梁王曰三字  
以下則但稱其官而無姓名有姓名者惟東方朔耳  
太平御覽引漢武帝集亦如是然後知以下姓名皆後  
新義錄

卷六十

詩

四

人增之而非原文也何人增之曰註文苑者增之今按  
無註宋板文苑每句之下小字分行於驂駕駟馬句下  
止註梁王二字則孝王武三字明是註文苑者所增矣

河梁詩不始於蘇李

柳南續筆曰今人贈行輒以河梁爲比以李陵與蘇武  
詩有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句也而不知河梁之作  
吳越春秋已有之按句踐攻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逆

自引咎越乃還軍軍人悅樂乃作河梁之詩按河梁詩

然係凱唱還軍非贈友遠別若  
作贈行詩仍當引蘇李爲是

蘇李五言詩爲僞作之誤

好雲樓隨筆曰東坡志林譏昭明於李陵答蘇武書及蘇李五言皆僞作而不能辨答劉沔書亦云蘇李贈別長安詩有江漢之語而蕭統不悟蔡條西清詩話則又辨訂軾說之不然而洪容齋隨筆云獨有盈觴酒盈字漢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陵敢用之東坡謂後人所擬爲可信也余按陵旣背漢降匈奴安見其不敢用漢諱是尙不足爲擬作之據況古詩有盈盈一水間句玉臺新詠以是詩爲枚乘作又將何說蘇李五言自新義錄

卷六十 詩

五

江淹

雜體三十首

有擬李陵詩 鍾嶸

詩品序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

杜甫

詩云李陵

師 韓愈

詩云五言始漢時蘇李首更號

皆未疑及卽軾跋黃子思詩亦

云蘇李之天成則固不得臆度其僞矣當與答書分別觀之

古詩十九首有二

曉讀書齋初錄曰今人言詩者輒推十九首按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十有九章爲樂府之祖文選所錄行行等十九篇爲五言詩之祖若泛稱十九首則未知共指樂府歟指五言詩歟

古詩十九首枚乘有八篇

朱述之讀書志曰文選古詩十九首無名氏編在李陵之上徐陵玉臺新詠枚乘詩九首取西北有高樓東城高且長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青青河畔草庭前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明月何皎皎八首俱在十九首中惟蘭若生春陽一首不在其數至冉冉孤生竹凜凜歲云暮孟冬寒氣至客從遠方來四首玉臺列於古詩不云作者名氏李崇賢文選註云古詩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詩云驅馬上東門又云遊戲宛與洛此則

新義錄

卷六十

詩

六

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今攷玉臺取枚乘作亦無上東門遊宛洛之篇則徐孝穆之選擇精矣按漢藝文志枚乘有賦九篇漢志歌詩自高祖臨江王及車忠數家外皆以歌詩概之卽雜作各有主名歌詩十篇亦未標爲何人此八首徐陵以爲枚乘作非無所據昭明則存疑耳

又飲馬長城窟行文選以爲無名氏作玉臺以爲蔡邕作

回文詩不始於蘇蕙

詩學纂聞曰詩苑類格謂回文詩始於竇滔妻蘇若蘭其實非也文心雕龍云回文所興則道原爲始傅咸有

回文反覆詩温太真有回文詩俱在蘇蕙之前  
陔餘叢考曰道原不知何姓何時人按梅慶生註文心  
雕龍云宋有賀道慶作四言回文詩一首計十二句從  
尾至首讀亦成韻總所謂道原者或卽道慶之訛也但  
道慶宋人而蘇蕙苻秦人則蕙仍在道慶前而總謂始  
自道原意或當時南北朝分裂蕙所作尙未傳播江南  
而道慶在南朝寔初此體故以爲首耳

新義錄

卷六十

詩

七

謝康樂以文辭欺人

反覆顛倒皆叶韻成文實爲回文之祖

日知錄曰古來以文辭欺人者莫若謝靈運靈運爲元  
勳之後襲封國公宋氏革命不能與徐廣陶潛爲林泉  
之侶

楊文叔曰廣嘗事桓  
靈寶不可與淵明比

旣爲宋臣又與廬陵王義真

欵密至元嘉之際累遷侍中自以名流應參時政文帝  
惟以文義接之以致觖望又上書勸伐河北至屢嬰罪  
劾興兵拒捕乃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  
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及其臨刑又作詩曰隼勝無餘生  
李業有終盡若謂欲效忠於晉者何先後之矛盾乎史

臣書之以逆不為苛矣

謝康樂詩多累句

詩學纂聞曰余讀謝康樂集其詩不成句法者不勝指

摘四言如居德斯頤積善嬉譚又云悲至難鑠又云戚

戚懷瘼俱善韶樂牢膳豈伊攸便隴西六言如循聽一

何蟲蠹又云誠知運來詎抑俱上五言如邈朱白卽頰

近縞潔必阜又云心曉形迹略略邈誰能了俱相逢行鼻感

改朔氣眼傷變節榮悲哉和樂隆所缺戲馬寡欲罕所

闕鄰里節往蹙不淺感來念已深晚出衾枕昧節候褻

新義錄

卷六十

詩

八

閒暫窺臨登池上樓按此韻文選刪去孤遊非情歎賞廢理誰通湖中

瞻清用賞為美斤竹天枉特兼常廬陵王貞休康屯邇

還舊園作顧望脰未悵登臨醜狀不成惡初發鑑止流歸停

初去石首城所云成貨乃自己為誰纂道

慮山用老子善貨且成擬荆中集急觴盪

幽默應棲集建薄質又云清論事究萬美話信非一徐

官渡厠一卒應連統媵埒并白石墀瑣有凝汗詠憑雲

肆遙脈延州權去朝入東樵拾謝西茆遊極目睽左

闊迴顧眺右狹登不得巖上泯臨以上皆不成句

者也又好用易詞而用輒拙劣如水流理就涇火炎同

歸燥相逢行 否柔未易繫泰茅難重拔折楊柳行淳至宜便習

兼山貴止託富春常佩智方誠媿微富教益種桑按智方乃用易

卦之德無不强湊王漁洋乃謂用經固以康樂爲主不

知指其用經何句也至其押韻之字雜湊強合尤有不

可以爲訓者何景明謂古詩之法亡於謝洵然

### 池塘生春草非佳句之失

疑耀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靈運粹與景遇因以

成章故常自稱此語得之神助客有以此問王荆公不

### 新義錄

#### 卷六十

詩

九

知此詩何以得名於後世何以得罪於當時荆公曰池

塘生春草言王澤竭也園柳變鳴禽言物候變也當時

以此服荆公之博殊足一笑以此論詩則從古稱詩者

何往而不得罪荆公非惟不知靈運亦不知詩矣陸祁孫札

記謂池塘水潤春草叢生豈復成爲佳境此亦不知詩人之言

### 江文通雜體詩多拙句

詩學纂聞曰江文通雜擬三十首自謂無乖商榷今觀

其詞句多有可議如陳思王贈友云辭義麗金履易金玉爲

金履奏劉文學感遇云橘柚在南園因君爲羽翼以羽翼說

樹爲就 王侍中懷德云嚴風吹若莖文選註以若莖稿爲若木可笑

中散言志云曠哉宇宙惠雲羅更四陳下句不潘黃門知其指

述哀云徘徊泣松銘松是松楸銘是誌第二字相連不貫張黃門苦雨云

水鶴巢屑費詞太支綴郭宏農遊仙云隱淪駐精魄用郭璞江賦納

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之精魄合成一句則乖隔又云矯掌望煙客煙客二字生造孫延

尉雜述云憑軒詠堯老帝堯及老子也又云傳火乃薪

草用莊子爲薪火傳之語而草字湊韻陶徵君田居云稚子候檐隙易侯

候檐隙語病謝臨川遊山云石壁映初晰初晰卽初陽顏特進

侍宴云瑤光正神縣赤縣神州豈可摘取神縣二字又云山雲備卿霽

### 新義錄

#### 卷六十

詩

十

池卉具靈變因改靈芝爲靈變遂并卿雲亦改卿霽又云巡華過盈瑱以盈

尺之玉爲盈瑱用對兼金拙劣謝法曹贈別云覲子杳未傷欸睨在何

辰意淺而故王徵君養疾云水碧驗未躡金膏靈詎緇爲拙滯

未躡車細拙滯袁太尉從駕云雲旆象漢徙漢徙謂如天漢之轉亦支綴矣

光祿郊遊云徙樂逗江陰改行樂爲徙樂生造又云煙駕可辭金

置身煙霞不羨金印也然詞晦而拙三十首中蕪詞累句居其半後人震

於其名莫之敢指耳

杜少陵詩有累句

詩學纂聞曰詩至少陵謂之集大成然不必無一字一

句之可議也卽如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望岳起輕佻更

尋嘉樹傳懷李白傳字泰雲泥相望懸送韋書記書記何至雲泥公與卑枝

低結子何將軍山林卑低重出長懷十九泉秦州雜詩仇池有泉九十九刪去八十

文章差底病起青城縣語不分明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

禁當春水生次句粗率依舊已銜泥梓州登樓依舊卽已也神翰顧不一

體變鍾兼兩入哀鄭虔鍾謂鍾繇鍾會父子顧或謂野王或作虛字皆似支湊敢居高

士差柴門字費解差一時今夕會江樓夜宴時今夕重疊一枕帶還相

似柴荆卽有焉移居東屯對句下三字湊無食無兒一婦人呈吳郎

偃發日排南喜傷神散北吁續得觀書南喜北吁不成語經過憶鄭

新義錄

卷六十 詩

士

驛舟中寄鄭審驛字無着問子能來宿今疑索故要期嚴明府下五字晦拙

白頭吟望苦低垂秋興低垂猥併金壺隱浪偏陪李梓州隱字費解

滿坐涕潺湲又云伏臘涕漣漣夔府詠懷涕重見年少今開萬

卷餘又云男兒須讀五車書柏學士茅屋五車藟卷重出此輩感恩

至羸俘何足操官軍臨賊境律中忽兩句不對以上所錄皆人所共

見者然固無害於杜之大也擬諸聖人其猶周公之過

孔子之不悅於子路歟

李太白詩用典之失

書目提要曰李太白集如玉昭君詩一上玉關道玉關

與西域相通非漢與匈奴往來之道懷子房詩我來圯橋上東楚謂橋爲圯不應於圯下加橋字

王維以詩欺人

日知錄曰王維爲給事中安祿山陷兩都拘於普施寺迫以僞署祿山宴其徒於凝碧池維作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下獄或以詩聞於行在其弟刑部侍郎縉請削官以贖兄罪肅宗乃特宥之責授太子中允而文墨交游之士多護王維如杜甫謂之高人王右丞天下新義錄

卷六十

詩

七

有高人而仕賊者乎

張睢陽詩止存二篇

史稱張巡蒲州河東人開元末舉進士第三博通羣書爲文操紙筆立就守睢陽時有謝金吾表云想峨眉之碧峰豫遊西蜀追緣耳於懸圃保壽南山臣被圍四十七日凡一千八百餘戰當臣效命之時是賊滅亡之日文辭悲壯讀者哀之全唐詩祇載巡詩二首蓋城陷身死稿亦盡燬矣然其聞笛詩云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守睢陽作云裏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陣至今讀之猶

凜凜有生氣也

李鄴侯詩止有三篇

史稱李泌七歲知爲文召見命詠方圓動靜後爲有唐一代名臣然全唐詩祇載長歌行一篇奉和聖製二篇及雜句三聯其著作決不祇此蓋散逸而不傳者多矣

韓詩鄴侯家多書非指李泌

容齋四筆曰韓退之送諸葛覺往徐州讀書詩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云云鄴侯蓋謂李泌之子繫非謂泌也

新義錄

卷六十 詩

五

杜牧之無詆斥元白之說

書目提要曰樊川文集唐杜牧撰雲溪友議載牧嘗著論言近有元白者喜爲淫言媒語鼓扇浮囂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後村詩話因謂牧風情不淺如青樓薄倖之句街吏平安之報未知去元白幾何比之以燕伐燕其說良是然考牧集無此論惟李戡墓誌有是言乃述戡之說非牧之說也平心而論牧詩治蕩甚於元白其風骨則實出元白上其古文縱橫奧衍多切經世之務罪言一篇宋祁作新唐書藩鎮傳論實全錄之

費袞梁谿漫志載歐陽修使子棐讀新唐書列傳臥而聽之至藩鎮傳叙歎曰若皆如此傳筆力亦不可及識曲聽真殆非偶爾

李義山詩不皆縉麗

書目提要曰李商隱詩與温庭筠齊名詞皆縉麗然庭筠多綺羅脂粉之詞而商隱感時傷事尙得風人之旨故蔡寬夫詩話載王安石之語以爲唐人能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惟商隱一人自宋楊億劉子儀等沿其流波作西崑唱酬集遂有西崑體致伶官有擗搯之議劉新義錄

卷六十

詩

古

攷載之中山詩話以爲口實胡仔漁隱叢話至摘其馬嵬詩渾河中詩詆爲淺近非定論也

義山詩不皆寓言

書目提要曰李義山詩集自釋道源以後註其詩者凡數家大抵刻意推求務爲深解以爲一字一句皆屬寓言而無題諸篇穿鑿尤甚今考商隱府罷詩中有楚雨含情皆有託則借夫婦以喻君臣固嘗自道然無題中有確有寄託者來是空言去絕踪之類是也有戲爲豔體者近知名阿侯之類是也有實屬狎邪者昨夜星辰

昨夜風之類是也有失去本題者萬里風波一葉舟之類是也有與無題相連誤合爲一者幽人不倦賞之類是也其摘首二字爲題如碧城錦瑟諸篇亦同此例一概以美人香草解之殊乖本旨

西崑體非義山詩

訂譌雜錄曰古今詩話云宋初楊大年億錢文僖惟演晏元獻殊劉子儀筠爲詩皆宗義山號西崑體後進效之多竊取義山詩句嘗內宴優人有爲義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我爲諸館職搏摻至此聞者大噱案此則楊新義錄

卷六十

詩

五

劉輩效義山詩其所作號西崑體葉石林謂歐陽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爲主亦指楊劉輩言今直以義山集爲西崑詩非是前人嘗有言之者元遺山論詩絕句云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芳年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亦踵此弊

香奩集非韓冬郎作

全唐詩話曰香奩集和凝所作嫁名韓偓

杜荀鶴春宮怨詩非鈔襲

雲谷雜記曰風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此杜荀鶴春宮

怨中一聯也歐陽文忠公詩話乃云周朴所作誤矣荀  
鶴有詩三百篇顧雲目之曰唐風集春宮怨一篇集以  
冠之卷首正以此一聯也顧雲序其集云壯語大言則  
決起逸發可以左攬工部袂右拍翰林肩是以荀鶴可  
並李杜也荀鶴之詩溺於晚唐之習蓋韓偓吳融之流  
以方李杜則遠矣然解道寒苦羈窮之態往往有孟郊  
賈島之風如江湖苦吟士天地最窮人客路如天遠侯  
門似海深宦情隨日薄詩思入秋多時挑野菜和根煮  
旋斫生柴帶葉燒之句蓋不減二公所作其他如感春

新義錄

卷六十

詩

六

云無限青雲有限身

杜荀鶴詩本一作無况青春有恨身

眼前花似夢中

春浮生七十今三十已是人間半世人旅中遇雨云半  
夜燈前十年事一時和雨到心頭宿臨江驛云舉世盡  
從愁裡老誰人肯向死前間感遇云大海波濤淺小人  
方寸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皆有意緒送人遊吳  
越云夜市橋邊火春風寺外船維揚春日云絡岸柳絲  
懸細雨繡田花朵弄殘春閩中云雨勻紫菊叢叢色風  
弄紅蕉葉葉聲北畔是山南是海祇堪圖畫不堪行可  
謂善狀三處景物者如此等句蓋三百篇中之警策其

他往往傷於俚俗前輩因之爲太公家教正以其語多鄙近也

寇萊公詩不類其人

書目提要曰寇忠愍公詩集三卷宋寇準撰準以風節著於時其詩乃含思悽婉綽有晚唐之致然骨韻特高終非凡豔可比惟湘山野錄嘗稱其江南春二首及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二句以爲深入唐格則殊不然江南春體近填詞野渡無人舟自橫本韋應物西澗絕句準點竄一二字改爲一聯殆類生吞活剝尤爲不工

新義錄

卷六十

詩

七

準詩自佳此二句實非其佳處未足據爲定論也

張益公贈官妓詩之誤

書目提要曰乖崖集宋張詠撰史稱詠剛方尚氣有巖巖不可犯之節其文乃疏通平易詩亦列名西崑體中然青箱雜記載詠贈官妓小英歌今不見集中其詩詞凡劣決非詠之所爲殆亦吳處厚誤採鄙談不足據也

石介慶厯聖德詩之失

書目提要曰徂徠集宋石介撰介傳孫復之學毅然以天下是非爲己任然客氣太深名心太重不免流於詭

激王偁東都事略記仁宗時罷呂夷簡夏竦而進章得象晏殊賈昌朝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王素歐陽修余靖諸人介時爲國子直講因作慶厯聖德詩以褒貶忠佞蓋仿韓愈元和聖德詩體然唐憲宗削平淮蔡功在社稷愈仿雅頌以紀功是其職也至於賢姦黜陟權在朝廷非儒官所應議且其人見在非蓋棺論定之時蹟涉嫌疑尤不當播諸簡牘以分恩怨厥後歐陽修司馬光朋黨之禍屢興蘇軾黃庭堅文字之獄迭起實介有以先導其波又苦太學諸生挾持朝局北宋之末或至於齧割中使南宋之末或至於驅逐宰執由來者漸亦介有以倡之史稱孫復見詩有予禍始此之語是猶爲一人言之未及慮其大且遠者也雖當時以此詩得名而其實不可以爲訓耳

蔡襄四賢一不肖詩之失

書目提要曰蔡忠惠集宋蔡襄撰襄於仁宗朝危言讜論持正不撓一時號爲名臣不但以書法名一世其詩文亦光明磊落如其爲人惟其爲祕閣校勘時以四賢一不肖詩得名宋史載之本傳以爲美談今考其時范

仲淹以言事去國余靖論救之尹洙亦上書請與同貶  
歐陽修又移書責司諫高若訥均坐譴貶謫襄時爲祕  
閣校勘因作是詩至刊刻模印爲遼使所鬻夫一人去  
國眾人譁然而爭之章疏交於上諷刺作於下此其意  
雖出於公而其迹已近於黨北宋門戶之禍實從此胚  
胎且宋代之制雖小臣亦得上書襄旣以朝廷賞罰爲  
不公何難稽首青蒲正言悟主乃僅作爲歌詩使萬口  
流傳貽侮隣國於事理尤爲不宜襄平生著作確有可  
傳惟此五篇不可爲訓耳

新義錄

卷六十 詩

尤

歐公忌梅堯臣詩出己上之誣

書目提要曰宛陵集宋梅堯臣撰堯臣詩旨趣古淡知  
之者希惟歐陽修深賞之邵博聞見後錄乃載傳聞之  
說謂修忌堯臣出己上每商榷其詩多故刪其最佳者  
殊爲誣謾無論修萬不至此卽堯臣亦非不辨白黑者  
豈得失不自知耶

趙清獻公詩與其文不同

書目提要曰清獻集宋趙抃撰是集詩文各五卷所載  
多關時事其劾陳執中王拱辰疏皆七八上可以知其

伉直而宋庠范鎮亦皆見之彈章古所稱羣而不黨扶  
庶幾焉其詩諧婉多姿乃不類其爲人王士禎居易錄  
稱其五言律中暖風一首芳草一首杜鵑一首寒食一  
首觀水一首謂數詩掩卷讀之豈得知鐵面者所爲桮  
皮日休桃花賦序稱宋廣平鐵心石腸而所作梅花賦  
輕便富豔得南朝徐庾體杼之詩情殆亦是類矣

文潞公詩與其文不同

書目提要曰彥博不以詩名而風格秀逸情文相生王  
士禎稱其婉麗濃嫵絕似西崑嘗掇其佳句載之池北  
新義錄

卷六十 詩

三

偶談其文章不事雕飾而議論通達卓然經濟之言奏  
劄下多註年月亦可與正史相參考也

集句不始於王安石

詩學纂聞曰元陳繹曾詩譜謂傅咸作七經詩其毛詩  
一篇皆集詩經句或謂集句起於王安石非也

秦少游詩爲靡曼之音而不盡然

書目提要曰淮海集四十卷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宋  
秦觀撰敖陶孫詩評謂其詩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元  
好問論詩絕句因有女郎詩之譏今觀其集少年所作

神鋒太儁或有之概以爲靡曼之音則詆之大甚呂本中童蒙訓曰少游雨砌墮危芳風櫺納飛絮之類李公擇以爲謝家兄弟不能過也過嶺以後詩高古嚴重自成一家與舊作不同斯公論矣觀雷州詩八首後人誤編之東坡集中不能辨別則安得概目以小石調乎

米元章詩文不襲古人語

書目提要曰寶晉英光集八卷宋米芾撰芾以書畫名而文章亦頗不俗曾敏行獨醒雜志載其嘗以詩一卷投許冲元云芾自會道言語不襲古人年三十爲長沙

新義錄

卷六十

詩

三

掾盡焚燬以前所作平生不錄一篇投王公貴人遇知己索一二篇則以往元豐至金陵識王介甫過蘇州識蘇子瞻皆不執弟子禮云云其自負殊甚殆猶顛態然矣可藏海詩話引韓駒之言謂芾詩有惡無凡岳珂序引思陵翰墨志曰芾之詩文語無蹈襲出風煙之上覺其詞翰同有凌雲之氣敏行又記蘇軾嘗言自海南歸舟中聞諸子誦所作古賦始恨知之之晚蓋其胸次既高故吐言天拔雖不規規繩墨而氣韻自殊也

胡忠簡詠黎妓詩不足爲病

書目提要曰澹菴文集六卷宋胡銓撰羅大經鶴林玉露謂胡澹菴十年貶海外北歸飲於湘潭胡氏園題詩曰君恩許歸此一醉旁有梨頰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後朱文公見之題詩曰十年浮海一身輕歸見黎渦卻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云云今本不載此詩殆後人因朱子此語諱而刪之然銓孤忠勁節照映千秋乃以偶遇歌筵不能作陳烈踰牆之遁遂坐以自誤平生其操之爲已蹙矣平心而論是固不足以爲銓病也又宋史銓本傳但稱其高宗時請誅秦檜今考集中論撰賀金國啟一篇則於孝宗朝召還以後更嘗請誅湯思退史文疏漏賴此集尙存其崖略也

范石湖詩自爲一家

書目提要曰石湖詩集三十四卷宋范成大撰成大在南宋中葉與尤袤楊萬里陸游齊名表集久佚今所傳者僅尤侗所輯之一卷篇什寥寥未足定其優劣今以楊陸二集相較其才調之健不及萬里而亦無萬里之粗豪氣象之闊不及游而亦無游之窠臼初年吟詠實沿湖中唐以下自官新安掾以後骨力乃以漸而邁蓋

新義錄

卷六十

詩

五

追溯蘇黃遺法而約以婉峭自爲一家伯仲於楊陸之間固亦宜也

楊誠齋詩失粗豪而不盡然

書目提要曰誠齋集一百三十二卷宋楊萬里撰萬里立朝多大節若乞留張栻力爭呂頤浩等配享及裁變應詔諸奏今具載集中丰采猶可想見然其生平乃特以詩擅名方回瀛奎律髓稱其一官一集每集必變一格雖沿江西詩派之末流不免有頽唐粗俚之處而才思健拔包孕富有自爲南宋一作手非後來四靈江湖

新義錄

卷六十

詩

五

諸派可得而並稱周必大嘗跋其詩曰誠齋大篇短章七步而成一字不改皆埽千軍倒三峽穿天心出月窟之語至於狀物姿態寫人情意則鋪敘纖悉曲盡其妙筆端有口句中有眼云云是亦細大不捐雅俗並陳之一證也

陸劍南詩出江西派而能自闢一宗

書目提要曰劍南詩稿八十五卷宋陸游撰游詩法傳自曾幾而所作呂居仁集序又稱源出居仁二人皆江西派也然游詩清新刻露而出以圓潤實能自闢一宗

不襲黃陳之舊格劉克莊號爲工詩而后村詩話載游詩僅摘其對偶之工已爲皮相後人選其詩者又略其感激豪宕沈鬱深婉之作惟取其流連光景可以剽竊移接者轉相販鬻放翁詩派遂爲論者口實夫游之才情繁富觸手成吟利鈍互陳誠所不免故朱彝尊曝書亭集有是集跋摘其自相蹈襲者至一百四十餘聯然其託興深微遣詞雅雋者全集之內指不勝屈安可以選者之誤併集矢於作者哉

元遺山詩文在金元之際爲大宗

新義錄

卷六十

詩

雷

書目提要曰遺山集四十卷金元好問撰好問才雄學贍金元之際屹然爲文章大宗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詩存史去取尙不盡精至所自作則興象深邃風格迥上無宋南渡末江湖諸人之習亦無江西流派生拗粗獷之失至古文繩尺嚴密眾體悉備而碑版誌銘諸作尤爲具有法度

虞伯生詩文爲有元一代大宗

書目提要曰道園學古錄五十卷元虞集撰文章至南宋之末道學一派後談心性江湖一派矯語山林庸沓

猥瑣古法蕩然理極數窮無往不復有元二代作者雲興大德延祐以還尤爲極盛而詞壇宿老要必以集爲大宗此錄所收雖不足盡集之著作然菁華薈粹已見大凡迹其陶鑄羣材不減廬陵之在北宋明人夸誕動云元無文章其殆未之詳檢乎

楊仲宏詩在虞伯生上之非

書目提要曰楊仲宏集八卷元楊載撰元代詩人世推虞楊范揭史稱其文章一以氣爲主而於詩尤有法度自其詩出一洗宋季之陋云云按載生於詩道弊壞之新義錄

卷六十

詩

姜

後窮極而變乃復其始風規雅贍雍雍有元祐之遺音史之所稱固非溢美故清思不及范梈秀韻不及揭傒斯權奇飛動尤不及虞集而四家並稱終無忤色蓋以此也陶宗儀輟耕錄曰楊仲宏每言虞伯生不能作詩虞載酒詩問作詩之法楊酒旣酣盡爲傾倒虞遂超悟其理云云竟謂載詩在虞集上則非其實也

虞伯生譏范德機詩過當

書目提要曰范德機詩七卷元范梈撰其語清微妙遠爲詩家所稱然梈詩豪宕清道兼擅諸勝實不專此一

格揭侯斯序其集曰虞伯生稱德機如唐臨晉帖終未  
逼真改評之曰范德機詩如秋空行雲晴雷卷雨縱橫  
變化出入無朕又如空山道者辟穀學仙瘦骨峻嶒神  
氣自若又如豪鷹掠野獨鶴叫羣四顧無人一碧萬里  
云云侯斯之語雖務反虞集之評未免形容過當然棹  
詩格實高其機杼亦多自運未嘗規規刻畫古人固未  
可以唐臨晉帖一語據爲定論矣

虞伯生譏揭曼碩詩過當

書目提要曰文安集十四卷元揭傒斯撰傒斯與虞集

新義錄

卷六十

詩

美

范梈楊載齊各其文章敘事嚴整語簡而當凡朝廷大  
典冊及碑版之文多出其手一時推爲鉅製獨於詩則  
清麗婉轉別饒風韻與其文如出二手然神骨秀峭寄  
託自深要非媽紅姹紫徒矜姿媚者所可比也虞集嘗  
目其詩如三日新婦而自目所作如漢庭老吏傒斯頗  
不平故作憶昨詩有學士詩成每自誇句集見之答以  
詩曰故人不肯宿山家夜半驅車踏月華寄語旁人休  
大笑詩成端的向誰誇且題其後曰今日新婦老矣是  
二人雖契好最深而甲乙間乃兩不相下攷楊維禎竹

校詞序曰揭曼碩文章居虞之次如歐之有蘇曾其殆定論乎

高季迪詩格爲年壽所限

書目提要曰大全集十八卷明高啟撰啟官至戶部侍郎坐撰魏觀上梁文被誅年僅三十九枚啟天才高逸實據明一代詩人之上其於詩擬漢魏似漢魏擬六朝似六朝擬唐似唐擬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長無不兼之振元未纖穠縝麗之習而返之於古啟實爲有力然行世太早殞折太速未能鎔鑄變化自爲一家故備有古新義錄

卷六十

詩

七

人之格而反不能各啟爲何格此則天實限之非啟過也特其摹仿古調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間譬之褚臨楔帖究非硬黃雙鉤者比故終不與北地信陽太倉歷下同爲後人詬病焉

李空同摹古之失

書目提要曰空同集六十六卷明李夢陽撰夢陽爲戶部郎中時疏劾劉瑾違禍幾危氣節本震動一世又倡言復古使天下毋讀唐以後書持論甚高足以竦當代之耳目故學者翕然從之文體一變厥後摹擬剽賊日

就窠曰論者追原本始歸獄夢陽其受詬厲亦最深乎  
心而論其詩才力富健實足以籠罩一時而古體必漢  
魏近體必盛唐句擬字摹食古不化亦往往有之其文  
則故作齜牙以艱深文其淺易明人與其詩並重未免  
怵於盛名耳

邊華泉詩不甚受後人排擊

書目提要曰華泉集十四卷明邊貢撰其詩才力雄健  
不及李夢陽何景明善於用長意境清遠不及徐禎卿  
薛蕙善於用短而夷猶於諸人之間以不戰爲勝無憑

新義錄

卷六十

詩

天

陵一世之名而時過事移日久論定亦不甚受後人之  
排擊又按薛蕙於嚴嵩爲同年頗相倡和及嵩柄國蕙  
卽謝絕往還併削去舊作不留一字至今爲論者所稱  
是集乃以送嵩之作列爲壓卷不免見疑於清議然詩  
集爲貢沒之後其里人劉天民所編時當嘉靖戊戌正  
嵩權熾盛之日或天民無識趨附時局以爲榮非貢本  
志歟

康對山文過於詩

書目提要曰對山集十卷明康海撰海以救李夢陽故

失身劉瑾瑾敗坐廢遂放浪自恣徵歌選妓於文章不復精思詩尤頽縱明人論其集者是非不一要以俞汝成文過於詩語爲不易之評其擬廷臣論甯夏事狀及鑄錢論等篇尤切時弊崔銑呂柟皆以司馬遷比之誠爲太過然其逸氣往來翛然自異固在李夢陽等割劔秦漢者上也

何大復與李空同兩不相下

書目提要曰大復集三十八卷明何景明撰正嘉之間景明與李夢陽俱倡爲復古之學天下翕然從之文體

新義錄

卷六十

詩

无

一變然二人天分各殊取徑稍異故集中與夢陽論詩諸書反覆詰難斷斷然兩不相下平心而論摹擬蹊徑二人之所短略同至夢陽雄邁之氣與景明諧雅之音亦各有所長正不妨離之雙美不必更分左右袒也

徐昌穀論詩與李空同合

書目提要曰迪功集六卷附談藝錄一卷明徐禎卿撰其論詩宗旨見於談藝錄與李夢陽第一書如云繩漢之武其流也猶至於魏宗晉之體其弊也不可以悉所談仍北地摹古之門徑特夢陽才雄而氣盛故楊張其

詞禎卿慮澹而思深故密運以意當時不能與夢陽爭  
先日久論定亦不與夢陽俱廢蓋以此也

### 李滄溟爲後七子之冠

書目提要曰滄溟集三十卷明李攀龍撰明代文章自  
前後七子而大變前七子以李夢陽爲冠何景明附翼  
之後七子以攀龍爲冠王世貞應和之後攀龍先逝而  
世貞名位日昌聲氣日廣著述日富壇坫遂躋攀龍上  
然尊北地排長沙續前七子之轍者攀龍實首倡也至  
萬厯間袁宏道兄弟始以贗古詆之天啟中艾南英排  
新義錄

### 卷六十 詩

辛

之九力今觀其集古樂府割剝字句誠不免剽竊之譏  
諸體詩亦亮節較多微情差少雜文更有意詰屈其詞  
塗飾其字誠不免如諸家所譏然攀龍資地本高記誦  
亦博其才力富健凌轍一時實有不可磨滅者耳

### 王弇州爲前後七子所不及

書目提要曰弇州山人四部彙一百七十四卷續彙二  
百七卷明王世貞撰考自古文集之富未有過於世貞  
者其摹秦仿漢與七子門徑相同而博綜典籍諳習掌  
故則後七子不及前七子亦不及也惟其早年自命太

高求名太急虛憍恃氣持論遂至一偏又負其淵博或不暇檢點貽議者口實然才學富瞻規模終大若以末流之失而欲盡廢其集則非通論也

謝茂秦爲七子所詆而不足爲病

書目提要曰四溟集十卷明謝榛撰榛早工詞曲已而刻意爲詩李攀龍王世貞輩結詩社推榛爲長及攀龍名盛榛與論生平頗相刻責攀龍輩遂怒相排擠削其名於七子五子之列然當結社之始尙論有唐諸家定稱詩三要皆自榛發諸人實心師其言也其詩亦不失新義錄

卷六十

詩

三

爲作者七子交口詆訶乃一時恩怨之詞固不足據爲定論矣惟所撰詩家直說二卷則多迂謬殊不可解

鍾譚論詩之謬

書目提要曰明代隆萬以後始攻擊王李詩派以清巧爲工風氣一變天門鍾惺更標舉尖新幽冷之詞與同里譚元春相倡和評點詩歸

古詩十五卷唐詩三十六卷

流布天下

相率而趨纖仄有明一代之詩遂至是而極弊論者比之詩妖非過刻也元春之才較惺爲劣而詭僻如出一手朱彝尊詩話謂詩歸一書乃其鄉人託名今觀二人

所作其門徑不過如是殆彝尊曲爲之詞也日知錄曰  
提學副使大通關節丁父憂去職尙挾姬游武夷山而  
後卽路巡撫南居益疏劾之以爲病狂喪心坐是沈廢  
於家而論者遂忘其不孝貪污之罪且列之爲文人矣  
愚按天門縣志列惺於文苑傳謂惺性如冰霜不喜交  
接世俗人初入仕思有用於世會有忌其才  
高者阨之使不得大有所表實掩飾之詞也

吳梅村古文不及詩詞

書目提要曰梅村集四十卷 國朝吳偉業撰是集少  
作大抵才華豔發吐納風流有藻思綺合清麗芊眠之  
致及乎遭逢喪亂閱歷興亡激楚蒼涼風骨彌爲道上  
暮年蕭瑟論者以庾信方之其中歌行一體尤所擅長  
新義錄 卷六十 詩 三  
一時稱爲絕調至於以其餘技度曲倚聲亦復接跡屯  
田嗣音淮海惟古文每參以儷偶旣異齊梁又非唐宋  
殊乖正格蓋詞人之作散文猶道學之作韻語雖強爲  
學步本質終存也

王漁洋詩定評

書目提要曰精華錄十卷 國朝王士禛撰士禛談詩  
大抵源出嚴羽以神韻爲宗而趙執信作談龍錄排詆  
甚力平心而論當我 朝開國之初人皆厭明代王李  
之膚廓鍾譚之纖仄於是談詩者競尙宋元旣而宋詩

質直流爲有韻之語錄元詩縛豔流爲對句之小詞於是士禎等以清新俊逸之才範水模山批風抹月倡天下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說天下遂翕然應之然所稱者盛唐而古體惟宗王孟上及於謝眺而止較以十九首之驚心動魄一字千金則有天工人巧之分矣近體多近錢郎上及乎李頎而止律以杜甫之忠厚纏綿沈鬱頓挫則有浮聲切響之異矣故國朝之有士禎亦如宋有蘇軾元有虞集明有高啟而尊之者必躋諸古人之上激而反脣異論遂漸生焉此傳其說者之過

新義錄

卷六十 詩

畫

非士禎之過也

沈歸愚曰或謂漁洋獮祭之工太多性靈反爲書卷所掩故爾雅有餘而莽蒼之氣道折之力往往不及古人老杜之悲壯沈鬱每在亂頭粗服中也應之曰是則然矣然獨不曰歡娛難工愁苦易好安能使處太平之盛者強作無病呻吟乎

施王異同

書目提要曰學餘堂文集二十八卷詩集五十卷外集二卷國朝施閏章撰閏章嘗語王士禎門人洪昇曰

爾師詩如華嚴樓閣彈指卽見吾詩如作室者傾斲木  
石一一就平地築起士禎亦記於居易錄平心而論士  
禎詩自然高妙固非閨章所及而未學沿其餘波多成  
虛響以講學譬之王所造如陸施所造如朱陸天分獨  
高自能超悟非拘守繩墨者所及朱則篤實操修由積  
學而漸進然陸學惟陸能爲之楊簡以下一傳而爲禪  
矣朱學數傳以後尙有典型則虛悟實修之別也閨章  
所論或亦微有所諷寓規於頌歟

朱王異同

新義錄

卷六十

詩

蓋

書目提要曰曝書亭集八十卷附錄一卷 國朝朱彝

尊撰彝尊未入翰林時嘗編其行橐爲竹垞文類王士  
禎爲作序極稱其永嘉詩中南亭西射堂孤嶼瞿溪諸  
篇然是時僅規撫王孟未盡所長至其中歲以還則學  
問愈博風骨愈壯長篇險韻出奇無窮趙執信談龍錄  
論 國朝之詩以彝尊及王士禎爲大家謂王之才高  
而學足以副之朱之學博而才足以運之及論其失則  
曰朱貪多王愛好亦公論也惟暮年老筆縱橫天真爛  
漫惟意所造頗乏剪裁然晚景頽唐杜陵不免亦不能

苛論彝尊矣至所作古文率皆淵雅良由茹涵既富故  
根柢盤深其題跋諸作訂譌辨異本本元元實跨黃伯  
思樓鑰之上蓋以詩而論與王士禎分途各驚未定孰  
先以文而論則漁洋文略固不免瞠乎後耳

王趙異同

書目提要曰因園集十三卷趙執信撰執信娶王士禎  
之甥女初相契重相傳以求作觀海集序士禎屢失其  
期遂漸相詬厲離隙終身平心而論王以神韻縹緲爲  
宗趙以思路剴刻爲主王之規模闢於趙而流弊傷於  
新義錄

卷六十

詩

五

膚廓趙之才銳於王而未派病於纖小使兩家互救其  
短乃可以各見所長正不必論甘而忘辛好丹而非素  
也

灤陽消暑錄曰李詞晚言秋谷南游寓一家園中遇一  
魅談詩甚洽與語時有客竊聽魅謂漁洋詩如各山勝  
水奇樹幽花而無寸土藝五穀如雕闌曲榭池館宜人  
而無寢室庇風雨如彝鼎鬯洗斑欄滿几而無釜甑供  
炊爨如纂組錦繡巧出仙機而無裘葛禦寒暑如舞衣  
歌扇十二金釵而無主婦司中饋如梁園金谷雅客滿

堂而無良友進規諫秋谷爲之擊節又謂明季詩庸音  
雜奏故漁洋救之以清新近人詩浮響日增故先生救  
之以刻露勢本相因理無偏勝竊意二家宗派當調停  
相濟合則雙美離則兩傷秋谷頗不平之云  
按此雖託詞究係確  
論故錄之

張文端爲王漁洋傳卷

嘯亭雜錄曰王漁洋詩各重於當時浮沈粉署無所展  
施張文端公英時值南書房代爲延譽 仁皇帝亦素

聞其名因 召漁洋入 大內出題面試之漁洋詩思

新義錄

卷六十 詩

吳

本遲滯加以邵曹小臣乍覩 天顏戰慄操觚竟不能

成一字文端公代作詩草撮爲墨丸置案側漁洋得以  
完卷 上笑闕之曰人言王某詩爲丰神妙悟何以整

潔殊似卿筆文端公謝曰王某詩人之筆定當勝臣多  
許 上因命漁洋改官詞林因之得置高位漁洋感激  
文端終身曰是日微張某余幾作曳白人矣

查初白古體詩出於陳后山元遺山之誤

書目提要曰敬業堂集五十卷 國朝查慎行撰集首  
載王士禎原序稱黃宗羲比其詩於陸游士禎則謂奇

創之才慎行遜游綿至之思游遜慎行又稱其五七言古體有陳師道元好問之風今觀慎行近體實出劍南但游善寫景慎行善抒情游善隸事慎行善運意故長短互形士禎所評良允至於后山古體悉出苦思而不以變化爲長遺山古體具有健氣而不以靈敏見巧與慎行殊不相似核其淵源大抵得諸蘇軾爲多觀其積一生之力補註蘇詩其得力之處可見矣

李白蜀道難爲房杜而作之誤

以下補

李白蜀道難南部新書謂其詞曰錦城雖云樂不如早

新義錄

卷六十

詩

三

還家其意必有所屬是時嚴武爲劍南節度使房瑄以故相爲部內刺史武慢倨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白作此歌蓋爲房杜危之也唐書韋皋傳天寶時李白爲蜀道難以斥嚴武陸暢更爲蜀道易以美韋皋可證也按唐詩紀事引摭言云太白自蜀至京以新業贅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揚眉謂之曰公非人世人豈非太白星精耶然則蜀道難之作久矣非爲房杜也日知錄亦謂蜀道難之作當在開元天寶閒時人共言錦城之樂而不知畏塗之險異地之虞卽事成篇

別無寓意及元宗西幸升為南京則又為詩曰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山迴玉壘作長安一人之作前後不同如此亦時為之矣宋人

雲溪友議亦謂是篇為房杜而作又謂朝右聞之疑嚴

武有劉焉之志皆附會之談洪駒父詩話謂嘗見李集一本於蜀道難下註諷章

仇兼瓊案兼瓊在蜀當天寶初天下即安劍閣乃長安入蜀之道太白何以欲嚴劍閣之守即兼瓊亦無據險

跋扈之迹足當是篇沈存中筆談又謂太白初聞祿山亂華天子幸蜀時作蕭士贊註以為諷明皇幸蜀之非

然亦與誰道君王行路難一首不合惟王氏輯註謂蜀道難自是古相和歌曲梁陳間擬者不乏詎必盡有為

而作白蜀人自為蜀詠耳言其險更著其戒如云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風人之義遠矣必求一時一人之

新義錄 卷六十 詩 吳

事以實之不幾失之鑿乎其說實得

李白才盡

世稱太白仙才然見崔顥黃鶴樓詩有鏗碎黃鶴腸翻

鸚鵡之語說者謂其才大故能服人也酉陽雜俎又言

其前後三擬文選不如意悉焚之惟留恨別賦今集中

別賦已亡恨賦則遠不及江作豈亦如文通有才盡時

耶

孟浩然詩失黏

茶香室續鈔曰王船山薑齋詩話云孟浩然氣吞雲夢

澤不知雲土夢作又夢本音蒙青陽逼歲除不知日月  
其除除本音住按尙書音義夢亡弄反一音武仲反徐  
莫公反則雲夢句不得竟以爲誤

杜詩使事之誤

茶香室續鈔曰宋樓鑰攻媿集有答杜仲高書云蜀士  
黃文叔言杜詩黃知橘柚來極爲佳句然誤矣嘗到蒼  
溪縣順流而下兩岸黃色照耀真似橘柚其實枰也杜  
旣誤以爲橘柚好事者於其處種橘柚終以非其土宜  
無一活者以此見詩人之辭不可爲典要也楊升庵謂  
少陵重過

新義錄

卷六十

詩

无

何氏詩薰風颺茗時今本作春風非此詩五首皆一時  
作其曰干草夏木清日紅綻雨肥梅皆是夏景可證

王漁洋秋柳詩被議

茶香室續鈔曰管侍御世銘韞山堂詩集注乾隆丁未

春禮部尙書某倚撫王漁洋朱竹垞查他山三家詩及

吳蘭次長短句內語疵奏請毀禁事下樞廷集議請將

曝書亭集壽李清七言古詩一首事在禁前照例抽毀

其漁洋秋柳七律他山宮中草絕句及蘭次詞語意均

無違礙奏上 報可按漁洋秋柳詩至今膾炙人口不

知當日乃以此詩幾至毀禁也

按秋柳詩內語疵不知  
某宗伯所指何句或謂

是詩乃詠宏光不認童妃事故  
情致纏綿何某宗伯諷斥如此

吳穀人以試帖詩被斥

茶香室續鈔曰北江詩話云八韻詩別成一格吳祭酒  
錫麒諸作外復工此體然庚戌考差題爲林表明霽色  
得寒字吳頸聯下句云照破萬家寒大學士伯和珅曰  
此卷有破家字斷不可取由此斥落按祭酒試帖詩至  
今海內傳誦不謂當日曾以此見斥也

論語述而不作二句爲老彭詩

茶香室續鈔曰嚴元照娛親雅言云述而不作信而好

新義錄

卷六十

詩

早

古自來皆以爲孔子自言漢博陵太守孔彪碑云述而  
不作彭祖賦詩是以此二語爲老彭之言然以之爲詩  
甚奇錢氏大昕曰作與古諧韻按此說亦可信古人多  
矣孔子何獨以老彭自比蓋述其言故竊比其人耳

孟子普天下之下四句爲虞舜詩

茶香室續鈔曰呂氏春秋以普天之下四句爲舜自作  
詩亦必自古相傳之說北山之詩襲用舜語耳北山首  
章首四句卽杖杜三章首四句然則此四語襲用舜詩  
亦何疑乎

杜甫贈李龜年詩可疑

西溪叢話曰贈李龜年詩非少陵所作考岐王死時崔滌時年尚幼又天寶亂後少陵未嘗至江南也

駱賓王樓觀滄海日詩在未顯時參看死亡類駱賓王爲僧一條

俞蔭甫曰宋吳炯五總志云駱賓王未顯時庸作於杭州梵天寺終日執役至夜方休因憑闌而立時月色如晝一老僧苦吟不已因問之僧云我作梵天寺詩止得兩句云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思之切至竟不能成章賓王曰我當爲汝足之卽曰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

新義錄

卷六十 詩

里

潮僧大奇之按此詩舊傳以爲賓王爲宋之問續成者吳氏此說與諸書迥異未知所本然考賓王集中有贈宋之問詩非不相識者舊傳頗有可疑或吳氏所述轉得其實耳

温庭筠悔讀南華句異說

俞蔭甫曰野客叢書云南部新書載大中間上賦詩有金步搖未能對令温飛卿續之飛卿以玉條脫應之令狐綯問其事於飛卿曰出南華經非僻書也冀相公燮理陰陽之下時宜覽古綯甚怒後飛卿有悔讀南華第

二篇之句北夢瑣言謂南華真經無玉條脫事僕謂真  
誥玉條脫事正在第一編謂華陽第一篇可也考飛卿  
集有題李羽故里一詩尾句曰終知此恨銷難盡孤負  
華陽第二篇無悔讀南華第二篇之句余疑此詩必傳  
述有誤飛卿當有兩詩其爲令狐絢作者當云悔讀華  
陽第一篇正謂玉條脫事也其題李羽故里者當云孤  
負南華第二篇莊子第二篇齊物論也此恨難銷由不  
能齊物論故曰孤負耳

文文山正氣歌有所本

新義錄

卷六十

詩

星

俞蔭甫曰宋人儒林公議

無作者姓名

云孔道輔爲甯州軍

事推官州天慶觀有蛇妖郎將而下日兩往拜焉道輔

以笏擊蛇首斃之鄆人石介作擊蛇笏銘云夫天地有

純正至剛之氣鍾物與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

烈然亘百世而長在在堯爲指佞草在魯爲孔子誅少

正卯刃在齊在晉爲南董筆在漢武朝爲東方朔戟在

成帝朝爲朱雲劍在東漢爲張綱輪在唐爲韓愈論佛

骨表逐鱷魚文爲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爲公擊蛇笏云

云文山正氣歌前段正本此

終

新義錄卷六十一目錄

詩類二

古人詩不嫌相襲

古今人詩句相同

詩人誤用出處

唐人用事之誤

詩賦不可爲典要

古人詩不嫌重韻

詩須重韻

新義錄

卷六十一

目錄

樂府是官署之名

樂府之名不始於漢初

七言律詩卽樂府

郢削非美稱

詩原始

古詩爲題始於梁

漢魏六朝詩學源流

全唐詩學源流

宋金元明四朝詩學源流

國初詩學源流

四時讀書樂詩非朱子作

千家詩非劉後村原本

新義錄

卷六十一

目錄

二

千家詩非劉後村原本

四時讀書樂詩非朱子作

國初詩學源流

新義錄卷六十一

安徽太平縣孫璧文玉塘甫

一字玉堂

詩類二

古人詩不嫌相襲

蠡勺編曰列子載堯時童謡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今大雅皇矣有之史記載箕子之歌云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今鄭風狡童有之琴操載孔子猗蘭操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上二句見谷風下二句見燕燕俱屬邶風又召南草蟲首章與小雅出車五章

新義錄

卷六十一

詩

一

同齊風南山末章與豳風伐柯首章同邶風谷風三章與小雅小弁末章同古人詩每不嫌彼此承襲漢魏樂府中尤多又屈子遠遊篇云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陳子昂登幽州臺歌實本此數語然屈綿邈而陳則骯髒矣又李習之拜禹言歌全述此四句但長作常及弗聞之下加已而已而四字耳

古今人詩句相同

陔餘叢考曰古今人往往有詩句相同者庚溪詩話云

趙紫芝有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之句余讀文苑英華所載唐詩此二句皆已有之但不作一處耳唐僧詩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一僧嘲其蹈襲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兄蓋皆以剽竊爲戒金趙秉文多犯古人句李屏山序其集云公詩往往有太白樂天語某輒能識之亦陰誚其襲用前人語也然如河分岡勢春入燒痕本非一人之詩而掇拾作聯亦未爲不可而行墨間興之所至偶拉入前詩一二句更不足爲病也惟全用一聯一

新義錄

卷六十一

詩

二

首略換數字此則不免剽竊之誚今按庾信詩地中鳴鼓角天上下將軍而駱賓王有云隱隱地中鳴鼓角迢迢天上下將軍陰鏗詩水田飛白鷺夏木嘒黃鸝而王維詩有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嘒黃鸝薛據詩省闈開文苑滄浪學釣舟而杜甫詩有云獨當省署開文苑兼從滄浪學釣舟白居易元九詩百年夜分半一歲春無多而黃魯直詩有云百年中半夜分去一歲無多春暫來羅隱隴頭水詩云借問隴頭水年年恨何事全疑嗚咽聲中有征人淚而于濬詩亦云借問隴頭

水終年恨何事深疑鳴咽聲中有征人淚唐詩忍以浮  
雲看世代悲將流水照鬚眉而劉青田題太公釣渭圖  
有云浮雲看世代流水照鬚眉此皆不得謂非鈔襲也  
又楊鐵崖樂府中湖龍姑曲有湖風起浪如山銀城雪  
屋相飛翻白鼉豎尾月中泣倒捲君山輕一粒浪花拍  
碎岳陽樓萬斛龍驤半空立等句而張思廉和其曲亦  
云洞庭八月明月寒湖龍捧出玻瓈盤湖風忽來浪如  
山銀城雪屋相飛翻白鼉樹尾月中泣倒捲君山輕一  
粒浪花拍碎回仙樓萬斛龍驤半空立但起處稍不同  
新義錄

卷十一

詩

三

耳今各刻集中豈本張作經鐵崖刪改後遂各刻其集  
耶又虞道園挽文丞相詩有子房本爲韓仇出諸葛甯  
知漢祚移而楊鐵崖洪武初不赴召作詩亦有子房本  
爲韓仇出諸葛甯知漢祚開全用其句別本云商山本  
爲儲君出黃石終期孺子來豈鐵崖自知襲用前人之  
非後乃改之耶顧俠君謂鐵崖艷詩有全寫韓冬郎句  
者英雄欺人不可爲訓蓋謂此也又元人李孝光墨梅  
詩孤山招得老逋魂白鶴歸來楚雲黑而同時成廷珪  
亦有墨梅詩云三生石上見逋仙獨鶴歸來楚雲黑此

亦明是相襲至如宗楚客有日映層巖圖畫色風搖雜  
樹管絃聲之句而杜少陵絕壁過雲開錦繡疎松隔水  
奏笙簧似之白香山有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之句  
而東坡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醉紅亦似之又  
放翁詩西風吹散朝來酒依舊衰顏似葉黃元人詩貌  
似葉紅都被酒頭如雪白也簪花此又脫胎變化另出  
鑪錘使人不覺其運用之妙又元遺山感金哀宗入蔡  
州詩蛟龍豈是池中物蟣虱空悲地上臣同時李俊民  
有襄陽變後詩蛟龍不是池中物燕雀休嗤壘上人各

新義錄

卷六十一

詩

四

極對偶之妙

李白柳色黃金嫩二句乃陰鏗詩杜甫蛟龍得雲雨雕鸞在秋天一聯見晉書載記

詩人誤用出處

說詩碎語曰古人有誤用事實處弦高本犒秦師謝康  
樂云弦高犒晉師莊子柳生左肘柳瘍類也王右丞老  
將行云今日垂楊生左肘是以瘍爲樹矣又衛青不敗  
由天幸句誤用霍去病事而高常侍送渾將軍出塞亦  
云衛青未肯學孫吳同時誤用未知何故又論學三說  
引少陵詩云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以云濟南伏生  
則名勝非虔以云後漢服虔則姓服非伏何誤用至此

東坡好用古但差處尤多如摸金校尉爲摸金中郎扁鵲爲倉公賈梁道句司馬懿爲司馬師之類洪容齋以爲無害似亦護短

唐人用事之誤

焦竑筆乘曰繞朝贈士會以策指方策之策也太白詩臨行贈汝繞朝鞭則誤以爲鞭策阮籍臨廣武歎曰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傷時無劉項使名歸司馬也太白詩沈醉呼豎子狂言非至公則誤以豎子爲沛公矣霍去病用兵爲有天幸右丞詩衛青不敗由天幸則誤以霍爲衛放麀本秦巴西孟孫氏之臣陳子昂詩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麀翁則誤以魯爲中山顏延年一麀出守麀言去耳杜牧之詩欲把一麀江海去則誤以爲旌麀之麀左傳詰朝相見謂明早也宋之問應制紫禁神輿詰旦來李迥秀詩詰旦重門聞警蹕則誤以詰旦爲今日

詩賦不可爲典要

隨園隨筆曰上林不產盧橘而相如賦有之甘泉不產玉樹而揚雄賦有之簡文雁門太守行而云目逐康居

新義錄

卷六十一

詩

五

與月氏蕭子暉隴頭水而云北註黃河東流白馬皆非  
題中所有之地唐明皇幸蜀不過峨眉而香山長恨歌  
乃云峨眉山下少人行宣州去江數百里郡中無江而  
謝眺登城樓詩乃云澄江淨如練蘇武詩有俯看江漢  
流之句其時武在長安安得有江漢

古人詩不嫌重韻

日知錄曰杜子美作飲中八仙歌用三前三船二眠二  
天宋人疑古無此體遂欲分爲八章以爲必分爲八而  
後可以重押韻無害也不知柏梁臺詩三之三治二哉

新義錄

卷六十一

詩

六

二時二來二材已先之矣東川有杜鵑西川無杜鵑涪  
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求其說而不得則疑以爲題下  
註不知古人未嘗忌重韻也故有四韻成章而惟用二  
字者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是也有二  
韻成章而惟用一字者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  
維虺維蛇女子之祥是也有三韻成章而惟用一字者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也如采薇首章連用二獫狁  
之故句正月一章連用二白口字十月之交首章連用  
二而微字車牽三章連用二庶幾字文王有聲首章連

用二有聲字召旻卒章連用二百里字又如行露首章起用露字末用露字又如簡兮卒章連用三人字那連用三聲字其重一字者不可勝述漢以下亦然如陌上桑詩三頭字二隅字二餘字二夫字二鬚字

原註羅敷字在下句

末三見

焦仲卿妻作三語字三言字二由字二母字二取

字二子字二歸字二之字二君字二門字又二言字蘇武骨肉緣枝葉一首二人字結髮爲夫婦一首二時字武侯梁父吟二子字陳思王棄婦詞二庭字二靈字二鳴字二成字二甯字阮籍詠懷詩灼灼西隴日一首二

新義錄

卷六十一

詩

七

歸字張協雜詩黑蜨躍重淵一首二生字謝靈運君子有所思行二歸字梁武帝讓孔子正言竟述懷詩二反字任昉哭范僕射詩二生字三情字沈約鍾山詩二足字然則重韻之有忌其在隋唐之代乎

又曰初唐詩最爲嚴整而盧照鄰長安古意別有豪華稱將相轉日回天不相讓意氣由來排灌夫專權判不容蕭相用二相字今人謂必字同而義異者方可重用若此詩之二相固無異義也且詩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其下文又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有何異義哉

又曰李太白高陽歌二杯字廬山謠二長字杜子美織  
女詩二中字奉先縣詠懷二卒字兩當縣吳十侍御江  
上宅二白字八哀詩張九齡一首二省字二境字圍人  
送瓜二草字寄狄明府二濟字宿鑿石浦二繫字韓退  
之此日足可惜詩二光字二鳴字二更字二城字二狂  
字二江字

原註王摩詰故太子太師徐公輓歌  
重用二各字施之律詩則爲非體

### 詩須重韻

日知錄曰詩有以意轉而韻須重者如今夕何夕見此  
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  
新義錄

### 卷六十一

詩

八

鳥矣猶求友聲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  
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於論鼓鐘於樂辟靡於論鼓鐘  
於樂辟靡又若公無渡河公竟渡河此皆承上文而轉  
者不容別換一字

### 樂府是官署之名

日知錄曰樂府是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監有游徼  
漢書張放傳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白晝  
入樂府攻射官寺霍光傳奏昌邑王大行在前殿發樂  
府樂器續漢書律歷志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

六十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元成諫議大夫章雜試

問房於樂府是也後人乃以樂府所采之詩卽名之曰

樂府誤矣曰古樂府尤誤

原註後漢書馬廖傳言哀帝去樂府註云哀帝卽位詔罷

鄭籥之音減郊祭及武樂府人數是亦以樂府所肄之詩卽名之樂府也

樂府之名不始於漢初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曰師友詩傳錄載王士禛答樂府一條稱樂府之名始於漢初引高祖三侯之歌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爲證然樂府始漢武帝史有明文漢初實無是名也

新義錄

卷二十一

詩

九

七言律詩卽樂府

詩學纂聞曰七言律詩卽樂府也舊唐書音樂志載享龍池樂章十首一姚崇二蔡孚三沈佺期四盧懷慎五姜皎六崔日用七蘇頲八李乂九姜晞十裴瓘十一人之作皆七言律詩也沈佺期盧家少婦一詩卽樂府之獨不見陳標飲馬長城窟亦是七言律詩謝偃新曲崔融從軍行蔡孚打毬篇俱直是七言長律楊升庵草堂詞選序曰唐人之七言律卽填詞之瑞鷓鴣也七言之仄韻卽填詞之玉樓春也

郢削非美稱

訂譌雜錄曰莊子徐無鬼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璺漫其鼻

音避

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

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璺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觀此則璺鼻者郢人也斲削者匠石也今人曰郢削郢正郢斤是以匠石之斲屬之郢人大非杜詩脫略礮溪釣操持郢匠斤帶匠字說便不妨

詩原始

趙甌北曰古詩有一言者顧甯人謂緇文章做字爲句

新義錄

卷六十一

詩

十

還字爲句又吳志歷陽山石文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楚字吳字各爲句此一言詩也祈父肇禋劉勰亦引爲二字詩又引喜起歌爲三言之首四言詩亦當以喜起之歌爲首大禹所訓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六句亦濫觴也鍾嶸又以夏歌鬱陶乎余心爲五言濫觴三百篇中五言單句指不勝屈若小雅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等句皆已連用五言特未製爲全篇耳五言斷以古詩十九首及蘇李贈答爲始任昉云六言始於谷永然劉勰謂

六言七言雜出詩騷今按毛詩謂爾遷於王都曰予未有室家等句已開其端則不始於谷禾矣七言在毛詩如自今伊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等句甚多尙未以爲全篇古皇娥倚瑟清歌全篇七言恐是漢人擬作故金玉詩話以七言始於栢梁然如甯戚飯牛歌以及項羽垓下漢高大風則全篇皆七言亦非始於栢梁也世罕有八言詩顧甯人以胡瞻爾庭有懸貍兮爲八言然兮字尙是語助惟我不敢效我有自逸一句爲八言顧甯人又引夏書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九言之始

新義錄

卷六十一

詩

十一

懷麓堂詩話又謂詩有十字者太白詩黃帝鑄鼎於荆山鍊丹砂丹砂成騎龍飛上太清家是也有十一字者少陵詩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東坡詩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篇是也

古詩爲題始於梁

梁元帝賦得蘭澤多芳草古詩爲題始見於此賦得二字亦始見於此也

漢魏六朝詩學源流

萬南泉曰漢魏詩渾樸古雅以理勝不屑屑於字句計

工拙而或於拙處反見其工蘇李及無名氏十九首無  
急言竭論驚險奇闢之思而意長神遠自是國風之遺  
建安七子陳琳孔融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輩各標  
風格已難媲美而陳思王使才而不矜才用博而不逞  
博又有非諸人可執金鼓而抗顏行者故應爲詩一大  
宗不獨爲曹氏之冠也此外若漢之高彪班固張衡魏  
之丁翼吳質其詩亦有足稱者焉六朝漢魏詩只是一  
氣轉旋晉始有佳句可摘二陸三張悉紹建安遺風而  
二陸入洛三張減價則當時已有定評然阮公詠懷興  
新義錄

卷六十一

詩

三

寄無端太冲詠史攬勝諸家景純超逸足稱後勁此尤  
爲晉之傑出者至於陶詩合於自然不可及處在真在  
厚卓絕千古更不可以時代拘也宋則性情隱而聲色  
開爲詩運一大轉關其時若鮑明遠之廉儻顏延之之  
厚重猶存古意謝康樂神工默運其勝人處每在於排  
而刻畫山水應推爲開先手齊則小謝獨秀梁則君臣  
贈答惟工艷情而陰何沈范諸人組織愈工骨力愈弱  
要其諧和聲病實開唐律之先路降及陳隋益趨混濁  
大雅之音幾於不振矣

全唐詩學源流

萬南泉曰唐詩主情故多蘊藉初唐承陳隋之舊習雖以虞魏四子之才猶不能免陳子昂張九齡獨力掃排優仰追曩哲讀感遇諸篇何啻黃初正始間也而沈宋之新聲燕許之大手筆亦有足多者焉開元天寶間跨越千古李杜若兩華二室各造其妙他如王右丞之精緻孟襄陽之清雅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深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厯貞元時韋蘇州之雅澹劉隨州之間曠錢卽之清贍皇甫之冲秀李從一之臺閣柳愚溪之超然復古彼此輝映而魄力已遜惟韓昌黎博大其詞以獨造稱雄焉元和開成而後張王樂府得其故實元白序事務在分明又甚之以李盧之鬼怪孟賈之寒瘦温飛卿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而詩體益卑獨玉溪風格較精庶幾晚唐之冠冕耳又初盛中晚其說起於高廷禮因世運爲區別固有不爽者而必謂盛唐無一語入中中唐無一語入盛則又固矣又初唐有四傑之稱中唐有十才子之目晚唐有十哲之號而皆不若三傑爲最三傑者李杜

新義錄

卷六十一

詩

三

韓也太白以天仙之才學選而以駿勝昌黎以豪傑之  
質學選而以奇勝杜則學選而超於選其雄風灑氣上  
可以凌百代餘膏賸馥下可以丐後人蓋詩至杜縱橫  
排奐盡變古人之顏貌而獨闢町畦兼具眾美陳思王  
後詩之一大宗也

謹案 欽定全唐詩九百卷凡得詩  
四萬八千九百餘首作者二千二百

餘  
人

### 宋金元明四朝詩學源流

書目提要曰唐詩至五代而衰至宋初而未振王禹偁

初學白居易如古文之有柳穆明而未融楊億等倡西

新義錄

卷六十一

詩

西

崑體流布一時歐陽修梅堯臣始變舊格蘇軾黃庭堅  
益出新意宋詩於時爲極盛南渡以後擊壤集一派參  
錯並行遷流至於四靈江湖二派遂弊極而不復焉金  
人奄有中原故詩格多沿元祐迨其末造國運與宋同  
衰詩道乃較宋爲獨盛元好問自題中州集後詩曰鄴  
下曹劉氣儘豪江東諸謝韻尤高若從華實評詩品未  
便吳儂得錦袍豈虛語乎有元一代作者雲興虞楊范  
揭以下指不勝屈而末葉爭趨綺麗乃類小詞楊維禎  
負其才氣破崖岸而爲之風氣一新然訖不能返諸古

也明詩總雜門戶多歧約而論之高啟諸人爲極盛洪  
熙宣德以後體參臺閣風雅漸微李東陽稍稍振之而  
北地信陽已屹起與爭詩體遂變後再變而公安三變  
而竟陵淫哇競作明祚遂終大抵四朝各有其盛衰其  
作者亦互有長短耳

國朝詩學源流

洪稗存曰康熙中主壇坫者新城王尙書士正商邱宋  
尙書學新城源出嚴滄浪詩品以神韻爲宗所選唐賢  
三昧集專主王孟韋柳而已所爲詩亦多近之是學王

新義錄

卷六十一 詩

五

孟韋柳之派商邱詩主條暢又刻意生新其源出於眉  
山蘇氏遊其門者如邵山人長衡等亦皆靡然從風同  
時海鹽查編修慎行亦有盛名而源又出於劍南陸氏  
是又學蘇陸之派秀水朱檢討彝尊始則揣摩初唐繼  
則泛濫北宋是又學初唐北宋之派博山趙宮贊執信  
復矯王宋之弊持論一準常熟二馮以唐溫李爲極則  
是又學溫李之派迨乾隆中葉長洲沈尙書德潛以詩  
名吳下專以唐開元天寶爲宗從之遊者類皆摩取聲  
調講求格律而真意漸漓是又學開元天寶之派蓋不

及百年詩凡數變矣故惲子居曰言詩於今日難矣哉  
古近諸體備於唐唐之詩人蓋數十變焉宋較之唐溢  
矣亦數十變焉元較之宋斂矣且屢變焉明較之元充  
矣又屢變焉 本朝順治中詩贍而宕康熙則適而遠  
雍正則瀏而整夫積千數百年之變而 本朝諸名家  
復變焉於是自乾隆以來凡能於詩者不得不自闢町  
畦各尊壇坫是故秦權漢尺以爲質古山經水註以爲  
博雅犖軒碣陀以爲詭逸街彈春相以爲眞率博徒淫  
舍以爲縱麗然後推爲不蹈襲不規摹是故言詩於今  
新義錄

卷六十一

詩

宋

日難矣哉

四時讀書樂詩非朱子作

浙江仙居縣志曰四時讀書樂詩四首邑人翁森字秀  
卿所作宋人入元隱居不仕著有一瓢集今人以爲朱  
子詩朱子集不載

千家詩非劉後村原本

浪跡續談曰宋劉后村有分門纂類唐宋千家詩選所  
錄惟近體而趣尙顯易本爲初學設也今村塾所謂千  
家詩上集七言絕八十三首下集七言律三十九首大

半在后村選中蓋據其本而增刪之故詩僅數十家而  
仍以千家爲各下集忽有明太祖送楊文廣征南之作  
又或作贈毛伯温南征實不可解可知增刪者出明人  
之手也

新義錄

卷六十一

詩

七

新義錄卷六十一終

新義錄卷六十二目錄

詞類

花間集最古

唐莊宗工詞

柳屯田詞流傳最廣

張子野詞勝於詩

歐公詞集多雜他人之作

東坡詞爲別格

山谷詞多褻諱

新義錄

卷六十二

目錄

秦少游詞在蘇黃之上

秦少游詞中佳句有襲隋煬帝語

李易安爲詞家一大宗

詞家源流

李太白清平調與清平樂不同 以下補

江南春非創自寇萊公

西江月創自司馬溫公

新義錄卷六十二

安徽太平縣孫璧文玉塘甫

一字玉堂

詞類

花間集最古

書目提要曰花間集十卷後蜀趙崇祚編詩餘體變自唐而盛行於五代自宋以後體製益繁選錄益眾而湖源星宿當以此集爲最古唐末名家詞曲俱賴以僅存其中漁父詞楊柳枝浪淘沙諸調唐人仍載入詩集蓋詩與詞之轉變在此數調故也

新義錄

卷六十二

詞

唐莊宗工詞

人知五代時南唐李後主工於詞而不知後唐莊宗亦工於詞嘗製小詞云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鳳長記別伊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煙重此莊宗自度曲也莊宗成功馬上亦嫺辭令如此其聰穎固自不凡惜當時無人爲說詩書遂縱情於音聲歌舞俳優之戲終死於伶官之手悲夫

莊宗又有  
一葉落詞

柳屯田詞流傳最廣

書目提要曰樂章集一卷宋柳永撰永初名三變字耆

卿官屯田員外郎故世號柳屯田葉夢得避暑錄話曰柳永爲舉子時多游狹斜善爲歌詞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爲詞始行於世余仕丹徒嘗見一西夏歸朝官云凡有井水飲處卽能歌柳詞言其傳之廣也蓋詞本管絃冶蕩之音而永所作旖旎近情故使人易入雖頗以俗爲病然好之者終不絕也

張子野詞勝於詩

書日提要曰安陸集一卷附錄一卷宋張先撰考蘇軾集有題張子野詩集後曰子野詩筆老妙歌詞乃其餘

新義錄

卷六十二

詞

二

技耳華州西溪詩云浮萍破處見山影野艇歸時聞草聲與余和詩云愁似鯁魚知夜永嬾同蝴蝶爲春忙之類皆可以追配古人而世俗但稱其歌詞云云然軾所舉二聯皆涉纖巧自此二聯外今所傳者惟吳江一首稍可觀然欲圖江色不上筆靜覓鳥聲深在蘆一聯亦有纖巧之病平心而論要爲詞勝於詩當時以張三影得名殆非無故軾所題跋當由好爲高論未可據爲定評也

書目提要曰六一詞一卷宋歐陽修撰曾慥樂府雅詞序有云歐公一代儒宗風流自命詞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豔曲謬爲公詞蔡條西清詩話云歐陽修之淺近者謂是劉焯僞作名臣錄亦云修知貢舉爲下第舉子劉焯等所忌以醉蓬萊望江南誣之則修詞中已雜他人之作又元豐中崔公度跋馮延巳陽春錄謂其間有誤入六一詞者則修詞又或竄入他集蓋在宋時已無定本矣

東坡詞爲別格

新義錄

卷六十二

詞

三

書目提要曰東坡詞一卷宋蘇軾撰詞自晚唐五代以來以清切婉麗爲宗至柳永而一變如詩家之有白居易至蘇而又變如詩家之有韓愈遂開南宋辛棄疾等一派尋源溯流不能不謂之別格然謂之不二則不可故至今日尙與花間一派並行而不能偏廢也

山谷詞多褻譎

書目提要曰山谷詞一卷宋黃庭堅撰考陳師道后山詩話謂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他人不能及今觀其詞如沁園春望遠行千秋歲第二首江城子第二首兩同

心第二首第三首少年心第一首第二首醜奴兒第二首鼓笛令第四首好事近第三首皆褻諷不可名狀至於鼓笛令第三首之用蹉字第四首之用尿字皆字畫所不載尤不可解顧其佳者則妙脫蹊徑迥出慧心然師道以配秦觀非定論也

秦少游詞在蘇黃之上

書目提要曰淮海詞一卷宋秦觀撰觀詩格不及蘇黃而詞則情韻兼勝在蘇黃之上流傳雖少要爲倚聲家一作手宋葉夢得避暑錄話曰秦少游亦善爲樂府語

新義錄

卷六十二

詞

四

工而入律知樂者謂之作家歌蔡條鐵圍山叢談亦記觀堦范温常預貴人家會貴人有侍兒喜歌秦少游長短句坐間略不顧温酒酣懽洽始問此郎何人温遽起叉手對曰某乃山抹微雲女堦也聞者絕倒云云夢得蔡京客條蔡京子而所言如是則觀詞爲當時所重可知矣

秦少游詞中佳句有襄陽煬帝語

藝苑雌黃曰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遶孤村之句

晁无咎謂

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

人皆以爲少游自造此語殊不知亦

有所本予在臨安見平江梅知錄云隋煬帝詩日寒鴉  
千萬點流水遶孤村少游用此語也

李易安爲詞家一大宗

書目提要曰漱玉詞一卷宋李清照撰清照以一婦人  
而詞格乃抗軼周柳張端義貴耳集極推其元宵詞未  
遇樂秋詞聲聲慢以爲閨閣有此文筆殆爲間氣良非  
虛美雖篇帙無多固不能不寶而存之爲詞家一大宗  
矣

詞學源流

新義錄

卷十二

詞

五

書目提要曰考梁代吳聲歌曲句有短長音多柔曼已  
漸近小詞唐初作者雲興詩道復振故將變而不能變  
迨其中葉雜體日增於是竹枝柳枝之類先變其聲望  
江南調笑令宮中三臺之類遂變其調然猶載之詩集  
中不必爲一體洎乎五季詞格乃成其歧爲別集始於  
馮延巳之陽春詞其歧爲總集則始於趙崇祚之花間  
集自宋初以逮明季沿波迭迭起撰述彌增然求其括歷  
代之精華爲諸家之總彙者則多窺半豹未覩全牛罕  
能博且精也我 聖祖仁皇帝命侍讀學士沈辰垣等

編定歷代詩餘一百二十卷凡柳周婉麗之音蘇辛奇  
恣之格兼收兩派不主一隅旁及元人小令漸變繁聲  
明代新腔不因舊譜者苟一長可取亦眾美胥收至於  
考求爵里可以爲論世之資辨證妍媸可以爲倚聲之  
律者網羅宏富尤極精詳自有詞選以來可云集其大  
成矣

李太白清平調與清平樂不同 以下補

詞名集解曰開元中上命李龜年宣翰林供奉李白進  
詞三章一作清平調引與清平樂無涉

新義錄

卷六二

詞

六

江南春非創自寇萊公

詞名集解曰寇準自度曲江南春盡離腸斷與憶江南  
無涉案太白秋風清一篇卽此調之濫觴似非創自萊  
公

西江月創自司馬溫公

東臯雜錄曰西江月司馬溫公製又名錦堂春又名步  
虛詞

新義錄卷六十二終

